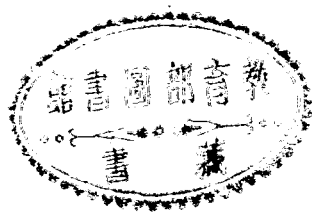


午夜草
江
蘿



山城文藝叢書

818.79
江23

2865

午

夜

草

江



目次

題記

【一】

生疎

【三】

愛小

【五】

窗

【六】

康健

【九】

生命

【一〇】

書本

【一五】

病草一齋

【一三】

離激草

【一五】

寄遠

【一七】

一 【一】

東行寄簡 【一九】

曲江散記 【三七】

夜航錄 【四〇】

三

凌若冰 【四五】

坐個美刺病患若 【四二】

一個不穿西裝的人 【四五】

胡唐先生 【五〇】

毛發錄 【五九】



題記

感謝生活賜給我份意外的幸運，使我這本留在香島的稿冊不會在「大屠殺」中消失。我永遠感激這樣愛我的朋友，不怕艱險，如此珍視它，把它打從魔窟里經過安全地帶到我身邊來。我敢這樣說：只有這個理由使我不怕拙劣有勇氣把它輯好付梓。

這本稿冊太都是在流亡滇南時寫成的。應該多謝當時幾位負責副刊編輯的朋友督促和鼓勵，使我的習作比較多產一點，以後我寫得非常少，一部分是我從越南跨過香島回返粵北時寫成，都是靠島上這位朋友替我剪存一起貼在牆壁上。積存起來厚厚的倒有幾十萬字，其中一部分是詩，始終我還缺少了勇氣要它印成書，「除了『蘆苗集』一篇散文上引過『羊城』的斷章」豫在關欄下來只剩得十六篇了，還不到三萬字，分量雖然少，但是只爲着感謝我這位朋友的好意，應該感到滿足了。實在我應該好好調節自己的時光，鼓起勇氣再寫出多些文章來，才能對得起朋友「番盛」意。不過，生活的日子不容自己安排，我沒有話好說。

現在我分成三輯，約畧可以見到我創作或感情的道路。第一輯九篇短小的散文，是當時感情行腳的印記，雖然那麼煩瑣與沈鬱，却是忠實於自己，而且相信不是不健康的。第二輯的三篇可以紀念浮浪的行旅，少不免有點兒感傷，但是透露着的喜悅却是透明的。第三輯除了「凌若水」和「一個羊癩病患者」二篇還保有濃重的散文氣息外，其餘三篇我的筆觸已經朝向人物的諷刺方



(南)

07467

面了。因為我不想它們去冒充小說，讓它們留下來也好表示一下我底傾向。

集子的名字本來是一篇佚失的散文的題名。其中一節是「午夜」，一節是「血」。現在我只記得好像這樣說過：「午夜是一個預言，黎明的預言」。我就這樣取着這個意思做集名，以寄個人一點渺小的希望。同時是紀念這篇失散的文章，因為當時它的寫成正在我十分委屈的工作環境中，是我鎮靜和沈默的抗議。

在午夜的時候，這是一個寂靜得十分深沈的時刻，我當澈夜不眠，張大這雙充滿了塵絲的眼睛，向着那黑暗的天穹發楞。有時我提起一管筆安慰着自己，鎮壓自己的焦躁和彷徨。我挫命的寫，好像筆尖灑的是血。我才輕鬆些。舒一口氣，望望窗外，一顆昏明星約隱約現的耀耀着。我彷彿受了啓示：午夜的氣息，黑暗與煩躁是一個預言，黎明終會來到。

現在我輯好這個集子，從忙迫的時光中偷半夕的閒暇來寫題記，已經到午夜了。我是給一隻不可知的手重又安排在一個盤地中生活。這里四圍都是青蒼的樹，長滿了蔓草的城壕正在拆毀。那些可以收穫幾遠的禾田，白日里在肅殺的秋風下談說着春天。我喜愛這樣一個豐沃的盤地。我住的地方四周都遍植高松、樟樹、桉樹和冬青。我想在這林藪中好好打發這些多難的日子。我要安定自己，重新把凌亂的情感，荒誕的期望，調整一下，如遠方一位朋友所忠告我的。我已經漸漸學習能够減少午夜的不安了，雖然外間的松濤聲夾着秋虫的鳴叫，潮沙一樣的湧到我孤寂的房子里，搖撼着我，顫動着我昏黯的油燈……

我始終信賴着午夜底預言。

江蘇 記於卅一年十月八夕

TOPTO

生 疏

長久生活在狹隘的籠子裏，人們以無知、猜忌、欺瞞，懷疑來充塞着每一個日子。因此親近的更易於生疏，遠離。其始是一點點很小很小的誤會，漸漸築成隔閡的壁壘，形成了人生悲劇的大舞台。於是地球上才永遠彌留着愁苦的烟瘴嗎。

曾讀過來布尼子一句話：單子無窗。彷彿我受了啓示似的，好似咬着生命的苦核，感到無比的悲哀而顫慄；雖或我是歪曲了這位啓蒙哲人話語中的涵義，但我的顫慄是很自然的，由童蒙而至長成，我們都是靠着人家的養護而生活，對於人生的無助、寂寞、生疏，那輕輕率的相信呢。

對於一般篤信宗教的人，他們常在一種情操的癡瘴中，別笑他們的愚昧，他們確有從之獲得一種幸福。在生老病死的四苦中，因為他們有所信賴，生活是可讚美的。牠們相信神不是試探他，拯救他，便是超渡他了。精神無所附託，才有大愁苦。我會經過突然連續死去的幾個流亡人，他們是年青而且和我這樣熟悉，使我感到人生無助的可悲。這些自炫聰慧而信奉科學的醫生竟束手無策，而說這是命運。

前天一個在球場上折斷了腿的年青朋友，今天昏迷的睡在醫院的病床上，抽搐着生命最后的喘息。前天他還認識我，甚至受傷後的痛苦中還感謝我的撫慰。今天却失掉知覺了。醫生以同樣

的冷漠說着命運。對於這個奄奄一息的可憐人，我能够幫助他一點什麼呢？坐在他的床緣，看他的眼皮半閉着，並不認識我了；他的眼睛失掉平日可愛的靈動，與光彩，將死了又沒有一點離別的眼淚。我感到莫大的生疏呵。

愛

屠格涅夫因爲看見一個麻雀爲着拯救墮巢的小雛——受了母道的啓示，而感到愛的力量的偉大比死或死的恐怖還強烈，唯靠它生命得以團結而向上。

可是，愛是人生課程中一種最艱難的學習，最初想愛一個人，彷彿除了他倆的存在，友誼，事業，甚至世界都可忽視或毀滅了。這種可笑的愛，因爲地球上沒有自私立足的地點，終歸幻滅。然而，一個人的生命却因此而有擴展的機會了。

自從我們的祖先，因爲聽了女人的說話，吃了不可吃的禁果，被逐出了伊甸；我們便要流汗滿面，從長滿荆棘蒺藜的地上終年辛苦才得餬口。因為我們要維持生存，乃曉得熱愛大地，大地是哺乳我們的母親，我們熱愛得如此深沈，爲着盡忠於大地的愛而流血乃感到光榮而愉快。

今天亞洲的沃土上因爲滾動着勇敢而光榮的血而蘇醒了。其上蒸騰着一種對於大地深沈的愛。因爲它四迸的光輝，無人不相信中華民族的堅韌和不可侮，而且是與地球永生的。

生活需要愛。認識真正的愛，廣大的愛，渺小的生命乃因擴展而偉大了。

六四

沒有孤獨，倔強的靈魂不是禁錮在窗子里。他們約已是如此的奇刻，但再沒有比他們獲得這樣多了。充滿着熱愛和幻想的心靈，對於這遺憾的世界，感到有什麼是最和易親近的呢？除了一個狹小的窗子，這日夕不可須臾離底靈魂的門戶。

曾聽一位朋友說過，當我們在患難的時候，讓一切溫暖，愛情，友誼……都和我們疏遠吧，但我們生命底居室不能沒有窗子。設若你享受過牢獄的冷窖，當會深感它們的賜惠，從它透進這一縷光輝是可珍惜的，似有一種東西瞬間閃耀在你絕望的心上；它如是誘惑着你，感奮於一個充滿陽光的世界；因此激動而使你更熱愛這個桎梏中苦難的生命嗎？

不論裝飾着華貴的紗窗或毫無遮欄的十窗，都是一樣，它們都傾盡所有給予生命應得的一份，從不吝嗇。所以我們愛窗。設有適當的窗戶是一幢滿意的居處。當我們鬱鬱有所新遇之時，不是問：這幢房子有窗麼？是向南的窗，還是向東，西，北的窗？而我們南方的孩子是喜歡南窗的薰風，和東窗底鮮美的陽光的。

北窗常有悲風的呼嘯，淒厲而且奇寒。西窗却過於傷感，因為它在夏太過熱烈。

年青人愛抱許多願望。當我們在願望的季節之時，不是常說：當我們將來建造樓台的一天，

大廈朝南居，窗子通通迎着旭日和煦風……但我們尙未能建築之時，還要屈居在一所破蔽，漏滴的屋子裏，只要還有窗戶，可以隨意開關，幸運點還是在一個可以遠眺的樓閣上，雖或古舊又不雅觀，却可以滿足我們太遠望的渴望，和鳥瞰遠近的平台、村舍、山丘與雲影；或者是街景中整列的林梢，低矮的露石，游弋在長街中悠忽的行人，叫喊的小販。我們會自安於這樣的一個壺中天地，而日漸習慣了一個不大愜意的窗子，沒有障礙。當我們寫讀有點疲倦的時候，可不是放肆的伸展這條久久習於卑屈的腿，侵佔到窗櫺上。鬱悶時便猝然站起來，彷彿生氣這爲風半掩的窗戶，用力推開，發生一聲粗暴的聲響，才感到快意地嘆一口氣，因此遂感到舒暢麼？

昔日，因爲我愛明眸的海，當浮海遨遊島上，但每每不能久住。雖說是看不慣島中的浮囂，縱然和惡德的生活，往往不能壓抑自己的暴躁，而悄然離去，好像訣別一位使自己太易生氣的朋友一樣；主要的還是島居如鴛鴦，沒有窗戶。就是有，却看不見海底湛藍，稍稍給我這浮躁的心靈以溫暖。只是煙煤迷漫的煙障單調而灰色的橘北的洋房，和擠擁其間喧鬧着的可憐底人羣。我是寧願回到自己的鄉土去。雖則長日伴我的是一個銅網密封的窗子，而且正對着夏日西的曠曠。我是習慣了這點酷熱啊。酷暑時節還是寂寞的居室，不會說流汗痛苦。因爲我驕傲還有自己的窗戶，和從窗戶流進的，新鮮的空氣和陽光。

窗外是鄰家的菓園。常年青翠着橄欖樹、石榴樹、菩提樹、圓眼樹、荔枝樹、和有刺的柚樹。各類菓樹都在適當的時候開花結果。我欣賞着一如享有這個園子般的愉悅。園中的一角是花園。

，蔣着繁多的花草，殷紅燦爛。雞冠花，和常常隨着溫柔的鳥唱飄進來白玉蘭的幽香……蔥蘢的藤蔓攀到我的窗櫺上，如一隻熱情的召喚的手，我輕輕的溫着它感到快樂。一春天，紫色的花開滿窗前，裝飾着我寂寞的小窗十分美麗。

而藉着這狹小的窗戶，我有過可貴的友誼，和傾聽過愛情的足音迫近我又遠去了。這時，我會經做過許多荒夢。而黃色的夢墜下如一朵朵金色的小花，年年有開謝，在我傾愛的歲月裡……而窗子，會經一度點綴着我的生命，是一個瑰麗的圖案。

今天，我依然生活在一個小窗下，却遠離自己親切的鄉土了。這個陌生的土牆，我也能日漸習慣了嗎？窗外不過咫尺便是鄰家的土牆，給歲月剝落着，露着憔悴的淡赭。這裡結着長腳蜂的窠，土磚破隙裡，棲着麻雀的家。而我深居簡出，常常面着窗子的，彷彿習着一點記憶，雖在嚴寒也感到溫暖。窗頂上還有一剎不爲鄰壁簷宇完全遮擋的藍天。晴明的日子，室中沒有幽暗，這彷彿是嵌在窗溫上一條長方形的寶玉；發着透明的翡翠色，夜裏，還會出現一顆如鑽石般耀目的星星。這樣我是可以重新編織許多夢嗎？在這異鄉的土窗上。每當風雨之夕，我聽簷雨漸瀝，已經消失那點使我溫暖的，滴下芭蕉葉上爽快的聲響了，我的眸子裏充滿了憂鬱，是憶念昔日自己熟悉的窗子嗎？

何時我可以回到自己的鄉土去呢？雖或我的窗子，如許多人的窗子一樣，爲烽火所紙去，但這是不相干的，不久將要重建起來，如我昔日曾經作過完美的渴望一樣……二九、七、二八。

康健

對於我們這些隻身在異鄉飄泊的旅人，康健是一種祝福。雖則我們貧窮得買不起一條面巾，沒有一雙完整的鞋，一件值得炫耀的外衣，在奇寒的天氣中，我們的臉頰忍受着烈風的摧括如想受着惡勢力的掌。可是，我們不會因此而垂下我們的頭，反之我們的胸膛站得更挺直。如果生活必須有財富，則我們當以康健為財富吧。我們能祛除病苦，不必拿金錢去換取醫生的診視與醫藥。「平安是福」！貧困的兄弟呵！謹記我們民族這句金言。

果如蘇格拉底所說，成年人應努力善行，青年人應該受教育，則飢餓、寒冷、貧困與不幸對於我們是一種最好的教育。假如沒有它們，如何可以表示我們生命的堅忍呢？正如印度寓言裡的諺語說：對於有力量的人們，過大的負擔算得什麼呢？對於不會疲乏的人，距離算得什麼呢？對於有學問的人，異鄉算得什麼呢？對於說話總是和善的人，那一個是陌生人呢？……

貧困並不是一樁罪惡的事，而罪惡往往在富裕中產生；如洗尼卡所說：財富懷裡的缺乏是最大的災禍。貧困的兄弟呵！在無數人以佳肴豪飲來欺騙他們的日子中，你們却把飢寒深埋在你們的工作裡，我於是以康健祝福你們。

生命

浮沉在這潮變的滄海里，我未能免俗的說，我們是一顆渺小的星，自從我們被生到這個煩悶的世界，爲生之懷惱與紛擾，久欲檢獲生之死的證底了。這是人類思想中一個最廣闊的遊戲，還永猜不出結果的遊戲，曾經在一些古老的典籍中，你聽見過無數生命的嘆語嗎？他們都是禁癲在虛寂里冥頑的幽靈，睡在地球的搖籃上，比之一切動物，人是唯一的最覺醒的夢話者。而靈魂不依地，如語言尋找家的盲人一樣的人物，我們以崇敬的感情呼他做哲人。好像因爲他們的存在，我們便突然地安於生之混沌了。

尋求生命真諦的迫切者，他的靈魂必充滿許多奇詭的幻想，和無極廣闊的知識，隨着最嚴的觸角，而存在的將是一直不幸的冤冤，爲痛苦憂鬱的兒呢！推轉圓轉着人生的磨石，想最惡的肝作廢料，流滴出而出的是明澈的善，惡、福、禍、禱、禱、的解釋……

曾在一個流亡之夜，寄駐鄉村的旅途中，我傾聽過一夕母道的呻吟。細忖這類可憫的罹難的心，會怨懟昔時食愛片刻的歡愉嗎？而新生的卑嬰，也是帶着數聲啼哭投來這昏沈的宇宙的，是聽聞產鉗金屬的音响，彷彿是干戈的撻伐聲！而驚憐於世界的艱難和殘忍嗎？

春天

最美麗……

切生命的讚美，人們都說春天。彷彿春天的愛情最甜蜜，春天的鳥唱最流轉，春天的百花來了。然而，甜蜜，流轉，美麗的峯頂是酸澀暗啞和醜惡的，猶如過度的酷愛容易生出憎恨來了。

如流徙在祖國的山野的人一樣，我們都是沒有春天的。這都是一樣，在於漫長的冬盡里，光明的渴望不是更璀璨麼。對於歡樂底瑰麗的圖案，因為要生命走向崇高與尊貴，企求那一天萬衆都騰笑歡忻，我們不是無暇左顧右盼，宛若盲了目的人麼？

春天是一切，因為它是蘊蓄的寶山，不竭的源泉。不要小覷軟軟的忍耐地流着清清的溪水它將是盛夏底山洪。一切高貴的生命都如此。可憐憫的，人們以春天是享樂和飲宴，是盡情的發揮。於是，可讚美的，一天變得憔悴和可詛咒的了。

我以春天是忠告你們，萎落的春花將是一個沒有芳香的華彩的墳墓。如果未免結悽悽的蘋果我以春天是忠告你們，萎落的春花將是一個沒有芳香的華彩的墳墓。如果未免結悽悽的蘋果我以春天是忠告你們，萎落的春花將是一個沒有芳香的華彩的墳墓。如果未免結悽悽的蘋果

病 草

疾 病

會否在病中，你傾聽心臟的跳動，設想這生命的工廠猝然停止了工作，曾因此而悵惺得顫慄嗎？而使你有安定和自信的生活中的友愛與信仰，更可寶貴的氾濫於你反省的腦海中，似乎是唯一可恃的力量以與那隻膜膜之手抗衡，遂因似獲得撫慰地而甯靜了。於是，疾病是一種藥石，治愈你往昔對生命底自棄的戕害。

痛 苦

生是一樁最痛苦的事業。你曾經因為世途的坎坷，不幸，失望與顛厥，而感到菩提樹下釋迦牟尼悟道的金言嗎？因此更使你了解生命的真義嗎？我們的願望與理想，莫不是爲着解除一份苦痛而旺熾起來，不論它有效或徒然。在生存中我們能感到生之愉悅的，因爲人生是痛苦的。沒有貴運，我們如何曉得有甘草呢。讓我們說，我們是爲痛苦而生活的。如果痛苦一旦完全捨我而去，痛苦離開了生命，便是死亡。但我們如何不願意死亡呵，更且希求永生。

「認識痛苦，調節痛苦，這是生命的活動。愉快的金波將盪漾於苦海中。」相當之憂患，若苦痛，若煩惱，對於任何人，在任何時，皆為必要。船不載重以鎮之，則顛簸不定，且將不能依直進行……」——轉錄於病榻與貧困的苦痛中，反覆着叔本華對於生命的認識與深澈的回答。

二九、三、一九〇

離 徵 草

雨 夕

聽着這孤寂的雨聲，點點滴滴地跌落階前，或爛在溝渠中的木板上，你不感到一點可怕嗎？好像是一種斷續的敲門聲，在這霪雨的異鄉的黑夜，敲到你空虛的心扉。

對於匿藏在我們這脆弱的心門裏這個原始的魘魅，是無法驅除的，孩提時便喜歡聽取最能折磨自己底神怪又恐怖的故事。居住在這廢墟下的破廟，那些蜘蛛塵封的檐閣，陰暗的神龕，當我們最先和它會面的時候，便陰森地向我們發出可怕的傾訴了。而且，廟外是一塊荒涼的墓塋，傳說是一個行刑的地方，而我們在夜間是很難熟睡的，便與一些恐怖的幻想作嬉戲，每當潮濕送來這種特異的氣味，那濕多時的頸飾，寄生着白蠟的銀鏈法顯發着一種類乎馬糞的臭氣；恰植是煩躁的失眠，我忽然便想起我們舞廳恐怖的回響，竟想轉幾十天能夠遠離此地，因為有太快樂。這題目，雖土，雖粗，且最之肉太迫近心，讀後覺有汗而面赤。

跳 蚤

這題目，方圓度小如疥癬蟲，草蟲土，特是供你作跳蚤。其間非但無益，且其面目而日，猶有奇禍，原是這樣草蟲跳蚤，其目的不是像跳蚤與蚤的跳蚤了。跳跳跳跳的狡猾和狠毒。

寄 遠

深居山國里的人憂鬱地想着海和遠島，冥想那遠方是滯滯着太炫惑的幸福了；而居住在海島中的人，他是懷戀着山國里的一切，湖濱的黃昏，或者是明星燦爛的靜夜，廣道上的古柏和在田間間終生勞苦的農人。這或許是人類喜歡常常遷徙的緣因麼？抑或一個註定的浪子底命運是這樣的，總是不能安於所居。

我們常常羨慕他人的快樂，或者幸託，彷彿自己沒有一點快樂和極其不幸；於是，我們設想那隻不可知的手在給我們冥冥中播弄一切，使互相羨慕以維持這可悲的世界。對於人事，我是無法使自己抱樂觀的，一些機緣，一個偶然的邂逅，無非是一個玩笑，磨折着那些垂於幻想的心靈。然而人有人各自的艱難，不論他在社會上的貧富，他的一份自己厭嫌為醜惡的命運，必隨他的生存而永在，不因他的離徙而遠去以解脫，因此，人們的遷徙，跳躍，翱翔，都不能越出宇宙的範圍。

可是，人是常想以越出，或者超過來娛樂他自己的，因是便無怨於旅途的勞頓，輾轉與崎嶇。一個追求的靈魂，是以倒斃途中爲他底殘忍的快樂的。

我們都有很深重的病，尤其是屬於精神上的，我們是難於自覺或他覺，世界是以炮火來自毀

「自」自人上調裡來自殺。然而那些以嬌妻美妾，煙酒，安眠藥來娛樂的富豪，可嘗不是在我鄉一種自殺的方法呢？

在這瀟灑着煙埃與惡德，瘋狂的海島上，我對朋友說，這是一個太易令人生氣的地方。幸而這海島，不過是我一度的椅櫟，今天我要誇過它啊！那些混和着煤煙與沒有憐憫與同情的呼吸，已經使我很難熬了。

二九、十、一。

東行寄簡

朋友，我要感謝你們博大而且親切的關懷，對於一個重又踏上無涯底征途的旅人，因此寄與一種懷念或者祝福，如是我挾之與俱，獲得旅途的平安，我是應該寄以短簡，作為一種友誼的感應；雖我還搬蕩在途中，東江的淺流上。對於你們羈留的海島，我願意因為我遺憾的離去，一天會成為一個幸福的島嶼，而且為衆人所騰歡擁企的。……

沙魚涌

離開了九龍半島，航出秋空下明滿的海灣，我乃到達一個白沙的海岸，在晴朗的正午。一片幼白的沙灘在我這沉默的眼底展開了，其後是一個葱蘢的山丘，山腰間有炸燬的積垣。那些被灼傷的樹木，露出土膚色的山石，影掩在秋風拂過的海面，悄悄的傾注一些荒涼於旅人的心上。而那片慘白色的沙灘，它們每一顆小砂，都是熟悉捕魚人的足跡和他們捕獲的漁羣的。今天，在一個苦難的厄劫下，他們在海盜的殘暴下，死亡和失蹤了。而那些雜亂地路踐在砂土上的足印，是生疎而且蒼忽，飽經過風霜的流亡人，商人，和不幸的冒險出海又遭搶掠和殺戮僅剩得一條生命的艇戶和漁人。他們雖或尚有生命，但在重大的患難下已經狂癲得瘋癲了。在這艘渡我們過海

的小汽船，我們碰見這樣的一個旁人目爲丑角的不幸者，他絮聒不休地控訴海盜的殘忍，在狂性發作時，要作投海自殺的遊戲，他說，已經無面見鄉中父老了，遂這樣厭棄自己的生命。對於這樣的一個丑角，旁人以笑聲譏刺他的愚蠢，我却以哭聲，在深心里悲哀自己和民族的厄運。

在中國的海岸和土地上，才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被凌辱的沉重，所以我們這民族要求抗戰而且這樣頑固地與讀武者周旋，好像敵人泥足上的惡癖。

茜坑

我愛這樣的一個名字叫做茜坑，而且當天從沙魚涌及暮趕到這個地方走了三十里路程投宿在茜坑旅店。在那條蜿蜒的山路上，不絕如縷地趕着一羣羣挑着土貨口的莊稼人。在秋陽的曝照下，他們的臉孔黎黑緒紅，有着健康的光彩，蹣跚坦途，繩不崎嶇，就是山坡也是這樣。對於那些曾經攀過高山峻嶺的流亡人，他們感謝這一條不峭峻和輾轉的山路。而且只有十里這樣短促，過後便是康莊的驛道。這樣，跨過一個淺濶的小河，從一隻橫水渡，河床窄得只要小艇一掉尾便到彼岸，彼岸便是旅人投宿之所。

我們曾經許多村夜的人，對於那淡闊的天空，那些閃耀在疏林間的繁星，和午夜才出現的月亮，都寄與無限的喜悅與溫情。茜坑的夜晚，遼闊而淡遠，寧靜，沒有一些兒誇張。對於一個曾經生活在着色過濃的藍天下過久的人，這樣的一個天空是另有一種情趣。當夜風淡淡的飄來，



仔細的呼吸，好像一條重又得在故土中取吸養的植物，我感到秋味的輕清了。我們讀者人是喜歡和敏感秋天的。

夜店中，一間黑漆漆的房子裡，衆人皆因疲倦熟睡，秋風卻從小窗外來訪，我以記憶和懷想來款待它，好像招待一位闊別已久的朋友。

淡水

早晨，我與朝霞俱起，而且上道。沿道無山坡，路修長得在田野中開流出如一條稍稍彎曲的小河，腳踏車在其上輕馳如河上的電船了。它們負載貨物和單身的旅客，到淡水三十五里只索近塊錢，即日趕到惠州只要十五塊錢，需時七個鐘頭。因為它們，把遙長的路途縮短了。我是喜歡瀏覽東江的景色，因此徒步以逍遙。太陽還未及午，我已到了淡水的河邊候船了。

淡水是一個將又恢復繁榮的廢墟，被縱火者炸燬的坍塌後，又出現新建的牆樓，從它的磚瓦上，可以看見那些被火燒燬地蝕蝕的牆痕，但華麗的建築上，只是愈合了的疤痕而已，中國的城市是修不壞的。

在沿海設立着給徒步者歇息的棚寮，從它以松枝、稻草、簡單結構出來更能說明這個信念。雖然這個假期抵抗侵襲戰爭的力量，在中國土地每一條驛道和那些不會疲倦的負重赤足以奔馳而不怨白晝苦勞的勞動者，挑夫和莊稼人上，他們絕不誇張或者吹噓自己的功勞，如一個個沉默的駱駝。

自然地盡忠這土地，因為醫藥的困難，半途倒下，便像一棵枯了的樹，已經盡了它的責任。在我與無數人經過的途上，在那些肩挑一筐筐的草蓆梅菜，土磁器，土紙，錫礮，草廠的勞動者所經過的途上，他們會發現那些中暑倒斃底可敬的屍體，他們毫不遺憾地躺在這旁，草地上，籬邊，一張航動的草蓆掩蓋着，好像非常慚愧的樣子差快於看見那些從他們身邊這樣健步經過的人，不露出他們這張乾毒的臉孔，我們只能看見一雙枯黃的腳，好像落葉後枯枝，這樣自然而又沉默……

惠州

惠州是一個淪陷過的城。一條被炸裂的橋橫跨縣城和府城上。中段炸成一剝剝却給鋼骨連繫着如頑童撕碎的餅塊。其缺點處，一條竹橋替代了維持兩城的交通。下流着急湍的流水，並不因為淺窄而慚羞；上下流的貨品藉着如梭的尖頭艇川流着。

是以天牛的日子從淡水僱小舟而來的，抵達時經已過了日子了。舟中的生活是舒適的，使人忘記是趨難的人。在常常會淺濶的小河上逍遙，聽兩岸秋蟬最後的鳴叫與悉索的林木交響成秋之聲韻。我是沉默於這種的一個傾向寂寞的世界，從一些桎梏，瑣屑，煩憂的事情開脫了。我覺得這是一次秋日的旅行，遲緩的行程，於我感到輕鬆，容易負擔得多了。況且我的艇戶是一個粗豪而誠實得可以信任的人，他是從敵人佔據的河中逃出的，在搖櫓撐竿，或者攔淺推舟的勞動中

我說出切許多地獄里殘暴的故事，好像好久才碰到一個可以傾訴的人，便盡情吐露，坦白而親替。

開離小舟，轉上一條日暮方啓程的小汽艇上。因為避免空曠，便用一副引擎裝進小艇中，在淺水中前進，可以減少淺灘，汽艇就是船在破橋下，而且今天是處女的開航，我踏上它感到喜悅。

徘徊在破敗的橋頭上，我呼吸着這個不幸的城漸漸蘇甦的氣息，從傾頹的斷垣上，瓦礫中，重新矗頭的房屋，高樓，而對着那遠處在叢莽與夕陽中的高塔，我是嚮往於那美麗的西湖，和湖中那些在淪陷時敵人屠殺底血的故事。浴在殘照中我默想着，不是懷古，而是憑弔麼。

息淡途

我們乘着一條有病的汽艇了，它使我的同伴常常生氣。途中常常喘息着停頓下來修理機器，好像一個哮喘的病患者。對於這旅程，我沒有希望，而且準備更大的艱苦來忍受的，所以便泰然了。看天，看雲，看旭日與晚霞，山嵐與炊烟浮游於兩岸山叢，樹杪之下，這樣我打發那些單調的時間，而在人叢中是最難沈默的；因此，我向旅伴互相交換一些談話。

我成了一個善說天南地北的故事的人了。對於遼遠的國土，雖個不懷想呢。因為東北的沃土已淪陷了，而天南的寶藏才這樣引人關切和期望嗎。同舟中有自南洋歸國的僑胞，他們操着說不

韓東江口音的談吐，不啻而且好奇地向我探詢……

因爲同舟共濟，人與人之間減少隔膜，很容易成爲朋友，何況在一種大患難的偶遇中，苦悶的靈魂是需要吐露的。因此互相關照，宛如一家人。

過着這種協和的生活，三晝夜才到達河源。這時，小汽艇也宣告不能再航了。我們只得改乘木艇。

河 源

們曾經認識許多城鎮，如在患難中結識了許多朋友一樣。我以爲如果要對一個陌生的城鎮有較深的認識，最好到城中一間理髮店去，頭髮不長可以剃鬚子。那些髮匠便成爲你與這個城之間的介紹人了，他在工作時可以替你說出許多你願意知道的事情。今天，我首先跑到縣城一間在樓上開業的理髮店去，因爲來日頭髮皆長了，頗以爲苦。

從理髮匠小心的修髮上，我曉得這個縣城的人都愛清潔。這個年青的修髮匠所用的工具都十分注意清潔，比之我曾經歷過的縣城都要潔淨。當我走到出去環遊城街，在僅有相交成十字的馬路，是修長而且乾淨。兩旁的鋪戶，從它的門面，有五六間是幹着頗大生意的洋什貨店，餅店，茶樓，什貨店，旅店……

在雜貨店中，我們可以嘗得河源的土產。著名的鳳梨，雞蛋卷……這都是價錢便宜，對於旅客又是可口的東西。離開小汽艇改僱木艇往老隆的人，把船泊在城岸沙灘邊，便在暮色蒼茫中聽

到市街上買定三天半的糧食和什糧，蔬菜。因此，街道上十分熱鬧。而那些押運貨物到曲江的商人，便跑到門前貼着紅紙，寫着什麼「萬花樓」，其旁註有「外江」「南詞」等招徠人客的字眼的妓館中狎妓聽歌。這些妓館約有十餘所雖是那麽一個小小的縣城，却顯出這個地方不算貧瘠。

這是一個沒有城墻縣城，理髮匠說，去年惠州淪陷時開始折肆的。我們很難聞出那種古樸的氣息了。廣東不同雲南，就是僻小的縣邑，也很難保持那種古岸

的氣味，廣東的縣城相信沒有那個不遭過敵機轟炸的，但河源炸得不多，今年五月間敵機炸過中山紀念堂，這天剛在舉行紀念週，死了不少鄭重着追念國父偉業的人……

如果你願意接近和體驗一個城鎮的生活，朋友，千萬不要忘記先到理髮店去。

河隆途中

秋風起平，河水便開始涸淺，河床上常常突出一堆堆沙渚，都是細小的幼砂，其上未經踐踏過足印的泥沙灘往往有二三尺厚，而河中只剩得一尺或幾寸水了。乘着小木艇，逆風逆水，苦了艇家。他們不能駛帆，只得拉纜了。

沿途往來貨艇頗多，它們船裏食水深，常常擱淺在我們背後，河面很闊，兩岸不少茂林，修竹，矮松遍植山間，叢莽蒼蒼。給秋風撫摸我，蕭索蕭索的簾簾。和着槳聲，流水聲，自然

告訴我們寂寞，因為它博大而遼闊。

小船搖蕩，秋風吹來了涼意，白天，我看倦了兩岸山色，和淅淅的流水，倦看我的書，和寫下一些我要寫的東西，寫讀得倦了，燃着我的煙，任我的思想青騰。在這樣的一個初秋之河上，我有許多淡淡然而又苦澀的回憶，像煙草味。

還渾在我們前後的都成為可憶念的了。我記起滇南一次秋日的環湖旅行，我記起在那一次，角中曾經聽過一位女伴唱過的歌。歌唱生命，說生命如川流，這樣憂鬱的流向遼遠，流向那不可知的地方……

夜間，船休息下來，泊在一峽盡口，龍川的河心，有俱清淡的月色籠罩着夜霧的沙渚，遠遠有熊熊烈火在燒山……

十月十日。

曲江散記

曲江橋

在我們的生
惜，誰都不會忘

，中國古典式的

當我跨過了漢越道

壞了。沿途在東行道

過的橋樑，因為曾經去年敵人在粵北的圍謀，所有士敏土的橋樑破壞了，而改搭木橋了。

在旅途的站，踏上這座完整的曲江橋，你不會感到心驚地喜悅麼？因為一種珍惜，你會撫

摸它粗壯的身軀，那些刻着瑞雲的彫欄。行人來往地穿梭着，手車夫搖着鈴拖着旅客過橋，汽車

鳴着電笛，嗚嗚地跑過，這時，心裏會霎時充滿了記憶，昔日珠江橋的繁華，或許會在睡間閃過

腦際，而令人痛苦。於是，你可以跑到橋中的亭間，會看到一個刻着民國廿二年奠基的碑石；金

色的碑字在眼前閃爍着還很嶄新。在廿二年奠基的中國建築物有多少呢，它們都是中國人民血汗

每一度橋樑給我們跨過一次厄難。因為我們對於橋樑，有無限的愛意與珍

惜。這次神聖的抗戰烽火，也是燃燒在蘆溝橋頭，而後，許多工程浩大的

橋都淪陷了或者不惜地破壞。在我漫長的旅途中，一個很短的時日里，

口橋，不久，這一度完全鋼骨的橋樑便在我們一個抵抗侵略的意志下破

壞了。我看見惠州橋給敵人炸毀了仍然破碎地顛着。而那些把我們從山谷間渡

的精品，而今天呵，它們還是全地矗立着的還有多少呢？

看看那一盞盞中國古典式的檯燈，給風塵蒙蔽着，沒有光澤的變得玄色了。它們都是橋的守望者，站在適當的崗位，點綴了橋，但是沒有光亮了，如像一個瞽者一樣。我想着它們的昔日，當它發光的年代，雖然是黯淡的隱隱在橋的流水中，遠遠的却給人以溫暖呢。

這座橋也有過一次厄運啊，如果不是千萬弟兄的熱血，去年會跟着粵北的危機而蒙不幸的。可是，它今天仍然健全地矗立着，天天傾聽着敵機想圖謀它的炸彈聲……

炸不斃 城市

通過了橋，

着在市面在迎着你了。在風度路上，那座矗立在路中的風度樓，給人一

種古岸的呼吸，

的樓閣，那華采的欄干，翡翠色的瓦蓋，仍然在驕傲地挺立着呢。而那些

遭炸的舖戶房舍，

來的斷垣，燒焦的木，好像廢墟一樣的瓦礫場中，新的房舍又建立了。

人們在一種嚴肅而且沉着的空氣中生活着。早晨離開市面，下午四點鐘才漸漸如潮汐般聚集起來做成市塵中一天最熱鬧的日子，一直到夜，八時，九時，市潮退去，人們安閒地睡去，養養應付下一天生活的精力。他們不需要強烈的刺激，只有素樸的生活，充滿了鎮定和自信……

日間要是沒有警報，市面行人都稀少得可以辨別一個人的步聲。不要從這些現象來決定這是一種零落或者冷淡的表徵，這是一種準備，如潮全退了裸露的沙灘一樣，它們寂寞是來迎接下一

次的高潮。而在這一段時間內，人們疏散在鄉村裏，緊張地做着一種嚴肅的工作。

這是一個炸不毀的城市。無數人強健的精神在牽掣着它，充實着它……

中山公園

公園的門庭是給轟炸過的。可是園裡的林木更蒼勁和濃綠了。人們遊憩其間，坐在籬笆旁林間地喝茶，聽着黃昏時廣播的消息。靜靜地小心的聽着……在餘夕照暉的浮動裡，他們的臉孔是飽滿而且微笑，好像遠山上一抹彩霞。

一清早，人們疏散的時候，經過公園，看看敵機轟炸曲江敵我損失的統計，用漫畫表現着，就是不識字的人，也能够明白，每一次轟炸都消耗敵人無數汽油和彈藥，我方只堵場機關破舊的房屋。過路的人們，停住腳，小心看一看，心中微笑着便跑開了，好像盤算着：敵人多來炸幾次，便更快點完了。

將近離開公園的左側，是人們向它投石的地方。這里汪氏夫婦的塑像跪在一個犄角里，低垂着頭，好像不勝慚羞的樣子，雙手給縛着，身上，臉上，留着無數衆人對他們憎恨，憤怒而投石的標記。他們屈膝的跪着，奴顏婢膝的跪在一個最骯髒的地方：常常有狗兒在他們身上撒尿……

夜，園里是黑黝黝的電燈是太昏暗了。只有擴音機大聲地廣播着粵曲，救亡歌曲……

女同志

在疏散的日子，我們常常會碰見那些可敬的女同志。她們把長長的髮絲剪短了，穿着黃色的軍服，假如她默默地走着，或者在茶肆里坐着不出聲，你不會辨別出她是一個女子。她們在廣大的人羣間長得如此勇敢，她們是將士們的好朋友，她們負責士兵的教育，跟着士兵一齊上前綫，露宿在山野間。因為她們的勇敢和堅忍，她們的生活已經替女子爭得人的地位了，人們不復以一個女子來看待她了。

從前，在廣州，我們是不會看見過這樣多黃色的女同志的。在流亡的日子，我們看見很多灰色的女同志在廣西。她們是最先從深閨裏跑到陽光下面，跑到十字街頭。而今天，我們看到廣東的婦女雄糾糾地穿着軍服在街上，原野中，士兵羣裏走動了。

女子有很好的美德，便是忍耐和吃苦。今天，她們從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來，在陽光下面同男子一樣的担受困難的痛苦，而且更能忍耐地吃着粗糙的米飯，沒有肉的青菜……

她們的面色因為不塗脂粉，沒有矯飾的胭脂紅了。只有一種壯美的黧黑，或許帶一點青色。這點青色是不健康的。她們缺少昔日過量的營養和安適。她們聽過傷兵的呻吟，看過許多壯烈的犧牲場面，她們這樣簡單的生活，便沒有怨對了啊。

女同志是不美的。曾經聽過一位朋友這樣說了。理由是她們一切模倣着男子，而且穿着男子的衣裳，是不適合表現她身體上的嬌嫩的。然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人們都愛着她們靈魂中溫柔而健壯的美呢。

夜航錄

在夜裏，我們會躺在汪洋的搖籃，倚着船舷迎着猛烈的海風，聽澎湃的海濤的呼嘯，或駕一葉扁舟，任乎中流，是一個月明之夜，傾聽着河水的悲歌。生長在珠江三角洲的人，經驗過浩瀚的海，湍急的河，對於湖是缺乏認識的，猶如生長在廣袤平原上的孩子永遠想不出什麼是山一樣，然而我們有美麗的想像。我們愛把一些庭園中的池沼叫牠做洞庭湖，鄱陽湖，以寄我們對於湖的懷念。「洞庭波兮木葉下」，不知何時起，這句辭引我聯想着湖，帶着一個溫柔的願望夢過湖，夢過遨遊於飄着髮影的，碧湛的蓮湖上。

我們這艘夜航的歸帆，盪漾在湖上完全是我昔日想像裡狹小的境界：湖是溫柔的，沒有海的譁聲，河的湍急；牠的胸懷起伏得非常柔美，彷彿少女的胸脯。

深沉的晚霧中，湖山隱成一片。藍霧在煙水上遊行。不時飄來一陣蕭索的風，吹着我們的破帆。船中誰都彷彿沈浸在一片靜默裡，是溫習着幾日的遊蹤嗎？湖是浩大的，出乎我們昔日貧乏的想像，五日的遊程只能繞盡牠的兩端。兩端的波浪很汹涌，這天我們駕船到海門樹的時候，括起博大狂風，把我們捲在打着旋渦的港汊口。這個湖是受着上湖的傾注的，海門橋便是跨着這道彷彿溪澗一樣狹小的港汊上。上湖傾注着奔流得很湍急，水更清綠，淵深得像潭；兩邊是莽莽的

濃蔭，而且怪石巖巖。想起這天的情景，誰都忍不住發笑的。在羣峰絕了糧，相信土人的說話到海門橋吃飯。海門橋據說有這樣的奇蹟：兩湖相交而魚不來往，使我們很嚮往，很久便想去看看。早晨，微雨中棹着腹在烟水迷漫的湖上泛棹兩小時的船，忍着飢寒，抵達時却撲一個空；引動得村莊上的人，老老幼幼從門裡跑出來，驚異我們這批飢餓的旅人。我們因飢餓與衣衫單薄而狼狽，迅速奔突幾十里趕到縣城去。狼藉的杯盤間才發現我們還有人性。

「這天我們就聞道是一羣賊狼。」坐在船裡的一位同伴帶笑的說，好像是嘲笑這樣自視的人類，有着和野獸差不多的性格。有人似乎感到這句話的真切便哄笑起來了。船尾這個看着山巒上這顯格外明亮的星星的，和俯伏在草蓬下，掃湖水玩着的一位小姐，彷彿都為這種突破沈默的笑聲把注意回到船上來。

仍然和孩子一樣，我們是喜歡聽故事的。喜歡那些詭奇，驚險，或充滿羅曼司的動人故事。船艙裡却開始談海盜，使人有在荒夜之海裡航行船艙裏的感覺，假如這裡有湖匪出沒時怎麼辦呢？竟嚇得船裡這些小姐們慄慄起來了。她們的驚呼聲使得船裡很不寂寞。而且又轉到談鬼。她們害怕又愛聽，有時我們是喜愛那些最能磨折自己心靈的東西的，猶如孩子寧願挾在人羣裡，拉着大人的衣袖，帶着無限驚恐的表情，沈溺在聊齋誌異的傳奇裡。一個故事說完了，是不會感到滿足的。

「這樣就完了嗎？繼續說一個。」這個要求是出於一個清悅如流水的聲音。在黑暗中，我能

從她們的聲音分別出她們。在這幾天的旅程中，或許我還能識別她的足音。快樂的孩子的步伐是輕浮的，沈重而踴躍是憂鬱的。在我們的女伴中有兩個的步伐是非常輕快，到那個地方玩都喜歡領頭。一個很會洩水，和很會說笑話的那個胖胖的小姐，聲音和步武都相同，嬌嫩而嫺靜。獨有一個是不愛說話，沈默的。還有一對喜歡在夜裏唱一百零一首裡的歌的，聲音圓潤而尖銳，在一個徒步遠行中往往落在後面。其中一個唱起歌來像夜鶯一樣清亮的，便是剛才要求再講鬼的故事的了，當我們這天從縣城趕着泥濘的村道回峯峯鄉時，已入夜了幾乎迷失在道上的。這位似乎很憂鬱的小姐。

旅伴中，那個短小精幹的，說話最會引人發噱的同伴，答應再說一個故事了。可是，每人都得接着講一個，講盡這個漫漫的黑夜。時間是最會磨折人的，在人們生涯中，感到他過逝得沒有一點留戀，有時候覺到一秒鐘的過逝也不容易。時間的壓力十分沈重，雖然我們的遊旅并不寂寞，却很感奮，然而歌也唱厭了，幾十人擠着一條簡陋的船很難入睡，就只有說故事，這樣偉大的悲慘的故事，使大家都感到憤激流淚甚或痛哭。而船主也起了一陣恠笑，並且催促我快把故事說出來，可是，我感到這樣悲哀，還能說嗎？

就讓這無言的湖水替我說一個故事吧。湖上的霧如深夜一樣的濃重，幾乎跑不出山。天外閃着幾顆疏淡的星光，彷彿滴下顆顆無聲的珠淚，湖水給雙槳撥得咄咄聲好像不勝我們這航船的沈重而悲咽起來。我們是未曾想過帶着如是沈重的感情在這湖上浮沈的。昔年我們可不是想着如何

你慢慢的遊遊，挾着愛侶，遍遊天下的名山大川，池沼湖泊嗎？而今，湖上的夜遊者都是沒有家鄉的人了。往事便如湖上的烟霧一樣的淒迷，一樣的沈重，沈澱在我們的心底……

船上由喧鬧變得沈寂了。我們也靜默這迷漫的黑夜。

迎着船頭前面的，遠遠的山巒的輪廓，隱約地。山上是一片欲曙的天，湖上的濃霧漸稀，一陣晨風吹醒了每個疲倦的臉，船中人心裡怔忡的等待東邊的一抹朝霞，和冉冉上升的太陽的美麗。

凌若冰

下了火車，沿着伸向鐵路右邊陰着接樹底行列的廣道直走四五里，我們便可看見那簇愉快的村莊，閃耀在鮮燦的朝陽下了。那些尖尖的屋頂，古舊的，黑蒼蒼的屋頂，淡藍的炊烟裊裊地上昇着，那些雪白的，灰色的，和剝落了露出土黃色的墻垣，極比地，高併地，堆擠着，在那一列起伏的羣山，蒼龍的林木底前面。現在我是跑近這個村莊走了，進入一個青色的廣場上，那些黃色的弟兄在操着野砲，空亮的口號聲，輪子輾着草地的音响，拖砲的馬蹄聲，散佈在澄清的空氣里，活潑，嚴肅，沈着……

村左是一派蒼茂的柏林，林間架着許多茅棚，疏落的枝葉蔭蔽着，其下，一些黃色的人物在那里蠕動着，磨集着，右邊是一個高崗，崗后是菜園，豆棚，荷蘭豆掛在嫩綠的枝條上，間或來了幾隻山鶴，嘹唳地叫着。一切皆顯得沈着而靜謐，人走到村道上，心胸會舒暢地感到愉悅。

天是高高地，呈着蔚藍色。幾抹白雲從天心伸到村后的遠山來。陽光從左邊的荆叢，籬笆中晒到村道上。我玩味着那些青色的影子，漸漸地跑到村中一間茶舍來。唱歌聲一陣陣從林子那邊散播出來，於是我進入茶舍裡，坐下喝着一壺香片，等候着凌若冰。

茶寮裏只有我這樣的一個早臨的顧客。他們主要的顧主大約都早課去了。呷了幾口茶，她還

沒有來，仔細地我分辨着那陣陣傳來的唱歌聲，那個嘹亮的歌唱者底聲調，好像是熟悉的，雖然是凌若冰嗎，那個在平日愛吟狄娜寶萍的調子的，學校開會時必定少不了她底歌唱的凌若冰嗎？果真就是她嗎？現在她在歌唱着粗豪的調子了，歌唱着保衛中華，和壯烈的衝鋒號了，那副溫柔圓潤的歌喉，不會變得沙啞麼。

於是，我想着我這位女友和她兩位姊妹，還有那個高瘦而沈默的哥哥底合唱的歌聲了。那個蒼白，憂鬱的少女，凌若霜底女高音彷彿在我耳鼓裡唱着了，她那圓嘴細的唇在歌唱時好像花一樣開合着是很美麗的。她的妹妹，凌若冰是一個天真的孩子，唱着女低音時，兩顆黑大的眼珠會張得更大一點，有着烏黑的修齊的小童裝的短髮和潔白細小的牙齒的。凌若海是一個不做聲的陰鬱的少年，唱起男低音時，調子老是顯得很沈哀的樣子……

當我這樣想着她們的聲調，習性和面影，想起昔日那些愉快的，常常與她們在一塊玩着的日子，一種輕微的傷感，遂從心底昇上來；而當我漸平靜了一些時，凌若冰從外面來了。

一個黃色的身子在我面前立定，揭開帽向我行禮。她底長長的卷曲的髮絲，從前是被紮在肩膀上的，現在不見了，而那件多皺摺的軍服已經掩住了那個稍稍肥胖的軀體。左臂上扣着一面寫着忠黨愛國的國旗，一塊細緻的徽章掛在左胸上，好像一塊很精美的裝飾，發着白色的金屬的光澤。這個就是她嗎？抑或不是她？這個就是昔日什麼東西都害怕，怕耗子，怕貓，怕血，怕屍體，怕黑夜底凌若冰嗎？假如我們預先沒有約定的會晤，在路上碰面時，我不會辨出是她了。

現在她的腰肢是挺直的，精神好像十分飽滿的樣子，假如她在人叢中不做聲，人們不會認出她是一個女子呢。在她們的姊妹中，平時，她是比較結實點的，今天她變得更粗野了，移坐位，坐下來喝茶的舉止間，她是沒有了在家庭中那種纖細的，客氣的規矩了。她完全像一個男子。

她是一個愛笑的孩子。你曾經注意過許多女孩子，天真的表情嗎？她們猝然間大笑起來，喘息在一種忘我的喜悅里，而有時又很容易哭起來的。她們這種猝然大笑，這種天真的笑，無訛的笑，青春的笑，在西班牙文學里是常有出現着這種少女的笑聲的。而今天，面前這位愛笑的孩子還是一樣的愛笑嗎？在她那經過烽火熏陶底臉頰上，那黎黃而又有點蒼白的臉頰上，昔日那種笑聲是消隱了。而憂患與艱險的生活，却在鍛鍊着她，使她露着一種嚴肅的表情，處處都顯出要十分留神，十分緊張的樣子。

「家庭在做鄉……很好吧？」我終於這樣用一種期待的詢問，來戳破目前的沈默。

「謝謝你，還很好，家人曾經一度遷移過却不久又回到鄉里來。」提到家，在這年青的一代是表現得十分冷淡的了，凌若冰便這樣沒有一點表情的說，似乎好壞都不在乎，家裏就是完全也尋不出昔日的溫暖了。

「姊妹呢？」

「你是說霜姊姊？」她反問着我，目光掠着我面生難定了「會」你明白麼？在這一注凝定的目光里預感着有多少事情是發生了而你以前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她嫁了」。說了，她垂下頭。

「唔。」我這樣慢應着，這是女子的一種命運。「她很幸福！」

「是，幸福，可是不幸却跟着來了……」

「怎麼？」在我們的女友中，如果結婚了，我們是祝福她幸運而且快樂的。不幸麼。我們是怎樣不願意知道啊。

「她守寡了。」

這可能是真的嗎？這個嬌小窈窕而且多病的凌若霜能够担当得起這種沈重的憂患嗎？我想起她那副淒婉的歌聲了，在她那善感的眉梢裡，昔日曾經孕育着這許多未曾出現的不幸嗎？一種孀守的生活原來老早就在期待着她了。留下的日子是陰暗而且悠長的，她怎樣去渡過時間？我想問，而看見面前這位垂頭不語的女伴，又不敢問了。而凌若霜那一副更其悲感底不幸面孔，青春却是寡婦底面孔，遂搖晃在我的腦海中，深深感到悲哀。

「那麼哥哥呢」

「哥哥自從那一年去了陝北就沒有回過來。」

凌若霜底沉默的面孔在我記憶中浮現出來了。因為熱情與一份憧憬養育着他，他是常常幻想遠方的。在不滿現狀的年青人中他們的邏輯就是：凡遠處都是好的。他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了豐裕的家庭，離開了華貴的養舍，到遠方追求着什麼呢。在他鬱鬱的靈魂中，那遠方是充滿着光明與

愉快的，這樣，他爲甚麼常常把一些愉快的消息寄回來呢。難道那邊的實在還是一樣沈悶而令人窒息嗎？抑或他憎厭過去和他這樣熟悉的人羣，還是已經在游擊區中山嶽間悠遊着沒有些兒空閒？

「唔」。我這樣猜想着微啣了一下。

「那你的妹妹……」忽然記起那個有着黑大胖子的凌若水了。她是一個愉快而又跳皮的孩子。「她還留在家裡唸小學？」

「她嗎」？忽然地她唱唱起來了伏在茶檯上。

「怎麼？」

「她給敵機炸死了……」

在這一段多變的日子中，是發生多少我們不願意知道的事呢，怎麼我們昔日曾經如此親熱而且愛過的人們中，這樣容易蒙上不幸，走向死亡呢。一種沈痛的悲哀，不可壓抑的悲哀隨着地底嗚咽的報告襲擊着你了。這時號音響亮地叫路來。

凌若水奮地站起來好像一個聽到衝鋒號的士兵一樣，忙向我道別，便向前跑，把兩管黃色的衫袖左右抹着腮脰滑落在林子那邊。在這裏，她纏困了她靈魂中的稚氣，她還是一個不過計歲的孩子呢。

在她奔向的林子中傳來了哨子聲，弟兄的報數聲。一會兒，凌若水歌唱的歌聲尖銳地刺到我

的耳鼓裡，尾音是一陣帶着腔調的，粗壯的弟兄的歌聲，間中聽着幾個沙啞的叫聲……

我知道凌若冰在教唱着祖國進行曲。一種有避氣的，不可侮的歌聲，在那有陽光照得明亮的翠綠的柏林裡，散佈出來，而那村前村後的高山，低伏的丘陵却在回唱着，擴蕩着，浩然而壯闊……

二九、三十、十五。

一個羊癲病患者

灰色的天空下，當我走到這條街子上，一種荒涼的感覺彷彿很沉量的壓迫着我。往常，這青石的鋪道地晴天也是濡濕的，因為街邊有井，供給着附近居民的食水。從早到晚，都響着咚咚咚咚木桶在井里翻滾的聲音；夾着挑水者，女孩子，少婦的笑聲或吵聲；一切都顯得非常熱鬧，而今，街道是沉寂而乾燥，兩旁的門戶大都緊閉着。我淒異的足音，走近這生疏了很久的門了。門是虛掩着，我叩了很久都得不着里面的回答；便和昔日小學時代來招呼這位朋友一同上學時一樣的推門進去。我嗅着了那種熟習的霉濕的氣味了。於是，我叫着這位不幸者的名字：

「錫朋！」古老而笨重的四方桌椅仍和平常一樣的站着它的位置。廳堂正面，安放祖先靈位的神龕下，那張長檯上，薰黑的屏門間，這幅舊者的像仍舊掛着，光線灑到幽暗的廳堂來。顯得慘淡，而且有陰森。「錫朋！」我重新喊着，聲音放大點：「錫朋……」叫的有點顫慄，才隱約的聽到從里面傳出來的聲音：「誰——呀？」微弱的，好像一聲嘆息。

聽到蹣跚的鞋子拖着地的脚步声，行行滑出來了。

「呵！江——離……」皺着眉頭，眼睜睜微合着像一根線，凝注我一會，無力地喊出他的驚訝。聲音是顫抖而陰沉的，如一個久病的老人。在巷道慘白的光綫中，我看到那沒有血色的手

和菜色的臉，慢慢的走到廳里來。招呼我坐到巷道口右側的有靠背的椅子上，自己則徐徐的坐下長椅邊的斗筲上，和平常招呼那可多得得來訪者一樣。

「我剛在廚房里……燒水。」轉示一下他這給煙灰洗了的手，微微發抖。「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前天晚上回來的。特地來探問你。遲天又將遠行了。」

一雙遲滯的目光和那厚厚的蒼白的咀唇蠕動了一下，露出一絲痛苦的微笑。對於遠方，誰都有過很美麗的遐想的。然而，面前這位可憐的朋友就未曾走出過這狹小的縣邑，以我們的鄉下話說：他未曾出過峽口的。多少次，俏皮的同學這樣揶揄過他呢。但他却有很多奇異的想像。對於那些不能涉足的地方，他有過多的渴望和羨慕的。每次旅行回來，他喜歡詢問我許多事情。我們這現實的旅行和他獨坐時的神遊又有什麼不同呢？他能細心的猜着我們旅行過的地方可能見到的東西。當他瞑目，忖度的時候，往往使我想着他的父親。一個替者，童時，我的朋友以一枝竹引着他在街上走，還在盤算着什麼的愁鬱的表情。當我告訴他是猜中了一些時。眼角上便浮起了表示滿意的隱鬱的微笑了。一絲不幸的微笑里，總着他那坎坷的身世和沉重的悲哀。最寬玄想的青春期中，受着家庭中種種的不幸，結在胸懷的憂鬱經過一次猝然的暈厥，一個終身折磨他的病症便永遠愛上他了，用我們鄉里的話說，他是一個「發羊吊」的人。這種羊吊病患者切忌在水邊，火邊，岩邊一些險峻的地方站立，病發時如無人知道，便要倒在水火里或跌下裏命的。在平

時的暈倒，口鼻流出白沫，滾在喉間的一口痰又喘過了，人自然會醒來像常人一樣。因為這種病，使他孤獨着彷彿遠離人羣，而歡樂之門好像是永遠在他的面前緊閉着。父早喪，只有兩個哥哥，同情他的却去了遠方，身邊的一個侍從非常刻薄；廚中的生火燒水并不因他的病而不讓他去做，雖然有嫂嫂，但嫂嫂的臉對他沒有好顏色。他不是一個沒有反抗心只會忍受的人，但他的反抗與報復都是落到自己身上：當他憤激到極點的時候，病便發作起來隨便倒在什麼地方。

「你的學校不是要遷到……」

「是，以前說是遷羅定。」

「羅定。是了，我真不中用……現在要遷……」

「現在要遠遠遷雲南了。錫朋，你的身子好？」

「很好，胖了點是不是？」一雙手慢慢的伸上來掃着自己的胸脯，彷彿有點自慰。「可是，最近又發作」次……」

「在什麼地方？」

「似乎是在這個地方醒來的。」指着面前這塊好像有是發着白醉的地面，手是遲鈍的，微微的顫抖着使我很悲憫。想他在什麼時候。孤獨地呆坐在這張斗凳上，心里忽又湧起不可抑止的，悲痛的思潮，一口痰翻到喉間，呼吸窒息着，痰在氣管頭上滾着滾着，全身抽搐像一隻瘋狗的羔羊倒在地下。一次，他到我家裏來，碰巧又發作起來，弄得家人慌張失措。從此他不敢隨便拜訪

朋友，朋友也不敢招待他。可以說他是一個沒有朋友的人了，除了兩個小學時代的幾個長久不能忘情的朋友，出門回鄉時，總要來給他以慰問與鼓勵。慰問的禮物便是一兩瓶使他的病不致頻頻發作的「羊吊靈」。

……警報鐘忽然急急地響起來了。沉寂的街巷中響着凌亂的慌張的脚步，和門戶在猛烈的關閉下最後吐出的呻吟聲……

「錫朋，警報來時，你慣到那個地方避難？」「就是這裏。我坐在這張斗凳上，近日每天都聽着恐怖的馬達聲在屋上狂鳴，巨大的或微弱的如地震一樣的炸彈聲在腳下顫動着，彷彿聽了死的聲音降臨到我身上來了。我緊閉着門，只有等候着最後的裁判。你聽，警報鐘響的急亂起來了。你趕快點避難去……」

呆呆的站在門檻邊，把眉心緊皺起來，頻頻招着他那遲鈍的手，促我快走又像是說再會了。遠遠的，聽聞背後一聲長長的淒涼的嗚咽是這位悲哀的朋友輕輕的把門關上的呻吟聲。

一個不穿西裝的人

蒙潛笑了，對着一面半身鏡子，整理着他的企領文裝。忙着穿衣裳，手裡這封請簡也忘記放下。似乎因為心裡過分歡喜的緣故。

回到這海島，他是極不願意的，但是人事上有多少能夠是由自己願意的呢？蒙潛終於感到不可思議的，從千里外的山國回來，但他極不願意跑到煩囂的街市去。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蒙潛成了海島上的一個隱者了。對於一些來訪的朋友，總是婉拒他們邀他外出。他是寧願倚着吊樓，以一雙譏刺的眼光往外看喧鬧的街景和海面，那些耀眼的年紅燈，染得那片湛藍的海通紅了，於是他向身旁隨便那一位來訪者說，舉世都瘋狂了，你看這荒唐的都市。

「蒙潛，我們去看看這些荒唐的景象好不好？在那些燈光的陰影下，是生活着許多可憐的人羣的……」

「這是一個太易令人生氣的地方，」蒙潛依然拒絕他的朋友說，「我是不願意親自去看，它將使我憤怒得要暴跳起來，我寧願隔離着多去看看，多去想這些可憐者的命運，心裡才卻保持一種平靜，因為這種平靜才可以維持我在島上的寄居。假如一天我是按捺不住了，我是不能休息的時候，去補償這千里跋涉後的疲勞的，那時，我不能聽親友的勸告，非馬上離開這個地方不

可……」

可是，今天蒙潛給一張請簡，動搖了他的矜持。家人爲他歡喜，同時覺得奇怪，望着他在扣攏領扣。半身鏡裡出現一個臉孔，瘦長穿著潔白文裝的人。企領是槩硬的，胸紐閃着古銅的光澤。蒙潛把一頓銅鈕扣上，手指撫摸着紐面的凹凸，這是有脾坊，還是……心裡掠過一種回憶的愉快，又像苦澀。這是一件舊校服，對於蒙潛他是非常珍重的，有如老將軍對於他的戰袍。今天拿着它去赴朋友的聯餐，他感到有尊重這位朋友和自己的意思，因此很高興。從箱子裏拿去兩本殘破的「戰國策」——這是山國最有名的雜誌，因爲越過幾度檢查才帶回來，於他覺得珍貴。——卷做一扎，預備送給朋友。

「不必等我回來晚飯了！」出門時，似乎很隆重的對家人說。

「潛——」一個過了中年的女人底聲音從房裡走出來，止住了他急促往外跑的步伐。「朋友請吃飯，幹嗎不穿著體面點的衣裳，這地方不同內地……」

「難道我的衣裳不體面麼？」蒙潛怔住了，有點很容易便生氣的樣子。「而且請客的老朋友，是前輩的校友……」

蒙潛終於這樣出了門，跨上電車三等卡上。心裡想，如果要他穿上束縛的西服裝成闊少的樣子才叫做體面，則他寧願永遠不跑到街外去。他記起，回到島上還是第一次乘車外出呢。對於外界的事物，那些擠擁在秋陽下，市街中熙攘的行人和喧鬧的車輛，心中生出了很強烈的對比，使

他感到十分惶惑。而他坐在那些穿着土棉衣裳的工人或粗麻布的乘客的近鄰，感到一種親切的意念油然而浮現於腦海。比之坐在頭等車卡上，與那些體面的闊少、買辦，和那些妖冶的女郎爲鄰，是自然得多了。

十分鐘後，他下了車。走到一間十層大廈的洋行，如朋友信中所指示找到了上八樓的電梯。可是電梯的司機不見了，門却開着。左右顧盼了一下，像一個鄉下人的跑進電梯裡。隨着，一個洋服的大腹賈，口裡銜着巴西煙，拿着一條漆黑的手杖，夾着公事包跑進來。

「Six Floor」這人說了昂高頭，向梯頂吐一口濃煙。蒙潛望着他，似乎發生了興趣，想起在洋雜誌的漫畫上常常出現的洋鬼子。可是，他發現這人鼻子並不高，還不像一個洋人。他似乎在欣賞着一幅漫畫，正出神，這人把手杖敲起地板來：

「Boy Quickly……」

蒙潛不覺吃驚起來了。這人原來是命令他馬上開機。他正要申辯時，司機跑進來了。

電梯升起來。把這個身體腫的人送到六樓，停止了便不再上。

蒙潛不說話，跑了兩層樓，進了朋友告訴他這層「寫字樓」。

「×××先生在嗎？」問門房，門房用手指給他看。

他走到「收發處」問：

「×××先生在嗎？」

「把東西放下便可以了。」收發處要他把手裡這卷東西放下。蒙潛心裡幾乎要冒火了。但忍耐着。

「我是要見×××先生的。」

收發處的人同樣用手指揮他到門房。門房工人便帶他進內間。

×××先生跑出來，很親熱的握着蒙潛的手。工人在旁不覺發抖起來。蒙潛心裡氣得手也發抖，連忙用力捏一下朋友的手，便插進褲袋裡。

蒙潛給拉進內室坐下來。工人給他倒茶時，他還發現工人眼光裡閃着奇異。他沉默着，好像很羞澀的低下頭。

「回來很久了吧？不來看看我？不慣外出聊聊天，看看電影麼？……我的公事忙，總抽不出工夫去看你。……」

蒙潛口訥起來，不知說什麼好。

「正好找得今天的時間，我來請客，順便約幾位朋友一道談天……」

蒙潛的沉默，朋友這時才發覺了，有點難為情的樣子。可是，他已找到話柄了。

「謝謝你。」蒙潛十分矜持的說，「可是，對不起得很，明天我要離開這裡了。……今……今晚……」

「怎麼？這樣匆促！不能多留幾天，我們好暢談一下？」

「不！很沉悶，這個地方我不夠羅索什……」

「那，今晚我的請客變成和你餞行了。」

「謝謝你。我還不能夠……今晚，我得馬上回家收拾行李……」

外面電話鈴響起來。朋友給招呼去了。

手裡這卷東西也沒有放下，蒙潯憤憤的走了。

胡庸先生

薄暮。郊外散步的人們都被着滿肩的山嵐回來城裡。街上，遊弋在藍霧里的人，顯得擁擠又悠忽；他們都是趕着去赴一個戲劇音樂會。胡庸先生一個人呆在茶館里，獨自耽視着街上的熱鬧。手裏是一本「西風」，一本「帝國主義論」橫放在桌上容易給經過的人發現的地方，除了要匠一點放好這本書外，面前擺着一盅茶一包煙。呷一口茶，吸一口煙，品評一下街上走過的女人，是他日常最好的消遣，然而，看他臉上緊繃着的肌肉，浮露着一種不快的表情，便知道這種消遣并不能排除他內心的鬱悶。雙眉緊促着，兩頰失掉平日的紅潤，而且簡直是發青的。心里怔忡而煩亂，好像爲一件什麼事使他懊惱着。樓上的打牌聲刺着他的耳鼓無異是一種刑罰，每一張牌拍上桌上的聲音他感到心里好像給打了一下，有時會使夢魔的跳起來。煩躁之火燃燒着他的心，只有猛抽着煙，想好好地看一頁平日所醉心看的「西風」關於戀愛問題的文章，都沒有耐心了。只把這本他認爲是中國「最高等」的雜誌一頁一頁的翻着。他看見的是「中」「發」「白」一隻隻「香子」在眼前打轉。末後他似乎找到一個東西來安慰自己了……

「——都是命運不濟，不然那會一次「滿和」也吃不出？倒楣就是了，命運不好，不要再想它……」

然而，打開這個珠皮銀包一看，還剩得幾塊錢，想一想，只能支持一兩天，平常未曾想過的問題來了，吃飯問題是最要緊，於是肩心收得更為緊，一張張牌子在腦裏翻動起來。

「反攻吧！不怨這千多塊錢拿不回來。只要有一百塊本錢。」

胡庸先生計謀着，想到有勝利把握時便興奮着，差不多要說出來了。然而同諸借這款子呢？和他最要好的幾個朋友，遂俯跪上他的眼前來。

——老陸昨天收到一張支票，可以馬上同他借一百元……可是，不，這奇奇鬼！

——老丁呢！我們是好朋友，我當常請他上館子，他替我上課時應到，袖插筆記，替我上呈交求貸金……唔，他是窮光旦，還常向我借錢……不，不……

——還有，老何剛從香港回來，然而好意思開口嗎？

胡庸先生搔首焦思都沒有着落的時候，外面擁進一羣童子軍，一眼看見這黑絨西裝擁着紅領帶的人，便彎腰地跑到他面前，請他捐募寒衣，買一張二塊或五塊錢的名譽券，還可以即刻去看今夜的戲劇音樂會。

——盡盡國民一份子。其他的孩子跟着爲首的一個說，怪誠懇又熱心的請求着。

——盡盡國民一份子。胡庸先生跟着說，一面摸着衣袋。孩子們得意地跳起來了，可是他却是弄出一條美麗的紅帕子，擦着臉上的面油……心裏想，這些玩意我幹得多了。中學時代，「九一八」「一二八」的宣傳，募捐，可是和這些孩子一樣的，熱熱烈烈地奔走呼號嗎？這都沒有

用，只是讓小孩子四處去蹦蹦跳跳。現在變個新花樣叫做捐募寒衣。如果捐募幾件寒衣，可以救國。那麼從前的救國募捐單該廢除。國難不會有今天這樣嚴重了。

胡庸先生心裏有一個秘密：戰爭愈長，外匯愈高，對他愈有利，可是他不敢說出來。

「先生，買一張名譽券吧，這邊快賭場了，有戲看有XXX環繞聆聽……」

小孩子囁嚅着，叫醒了，正在計較着外匯高低的胡庸先生。胡庸先生笑了一下，彷彿剛做了「一個好夢」。小孩子催促着他一個却親熱地跑來拉着他的衣角。這時，胡庸先生從容地在袋裏摸出一條「藝員入場證」的藍布符號來，在空中揚一揚。孩子們失望地走開了。這個寶貝是露茜給他的，一羣小鬼竟給它嚇走了，使得胡庸先生的得意地乾笑起來了。露茜是他近日苦心追逐着的一個小安琪，歌喉嘹亮唱起歌來像夜鶯。安息日，胡庸先生必陪她到禮拜堂做尼撒，愛聽她唱聖詩。雖然他不懂得什麼是宗教，好姪的一個人幹嗎要信這個信那個呢？這都是無聊的勾當，沒意思！他常這樣對人說。【可是在露茜面前却另是一番話，】人生只要有錢便行，沒有錢什麼都不行。最好的證明是他近日和露茜的親密，假如沒有錢請他上館子，行嗎？不是這樣他能在黑夜裡擁着露茜在街上行到忘記了夜深嗎？【雖然最近他風聞有個「野貓」的綽號加到她的身上。他告訴露茜，露茜說：願主責罰這些好事的人。】

這時，胡庸先生看一看錶，往常應該是和露茜夜會的時候。他記起現在露茜早該來找他的。大約這「野貓」是失約了。憤憤的他幾乎喊出來。

——應該原諒他吧，大約是趕着參加歌詠來不及找我，然而她爲什麼要撒謊呢？基督徒不是不許可撒謊的嗎？

（胡庸先生憤憤的離開了茶館，邊想邊恨着這個失約的人。他覺到一個人倒起槓來槓頭都是釘子的，走到街上幾乎給石子慣了一交，使得他心裡更焦躁，他簡直要發性了。

月光從屋簷斜斜的晒一片乳白於街上。天空是渾藍的，閃着幾點疏星。胡庸先生覺得星星也在譏諷他，向他擠眉弄眼。這時，合唱團的歌聲遠遠的飄散在寂靜的街巷。胡庸先生的脚步是躁暴而急遽的。他真想在街上碰倒一個人，和他打一場架，洩去這一肚子悶氣。

急躁的皮鞋聲一直響到會場，便衝進去了。這時，場裡的人披着溫柔的月色，安靜地傾聽着柔揚的「小夜曲」。一位招待員輕點着脚步過來招呼他按號入座。

——不，我是來找露茵的。他板着臉說，徑佛碰見了仇人一樣。聲音使得會場裡的人有些把目光矚射到他身上；他的心突然地跳起來。

——露茵在舞台上。招待員冷冷的說了便走。

胡庸先生失了魂似的回身便走，如一隻給追逐着的奔突的野獸。出了門口，給迎頭的老陸叫住了。胡庸先生楞了一楞。

——哦，老陸……

——胡庸！不看戲嗎？

胡庸先生沒有回答，走了兩步，忽然地却回頭叫住老陸，很正經的要同他商量一件事。末後聽到老陸帶笑的說：

——老庸別開玩笑，前天才收到匯款，用同我借？笑話……

胡庸先生遭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推開了老陸，開大腳步跑了。但是，老陸的「笑話」好像是跟着他一同跑的。

停住腳，才知已回到寢室。摸摸額上有点汗，全身像火燒。拿起杯子，喝了一杯白蘭地，心裏像痛快了點。

這是開窗一間朝東的小樓。清冽的月光從窗外瀉進來照得胡庸先生這幾本給蠟紙包裝的「資本論」，在台上發着亮兩冊用天鵝絨裝璜的「海上述林」也呆呆的站着似乎曉得主人在生氣，曉得主人在這時不會得意談着他。雖然髮飾着他使他在友儕間顯着可笑的高傲。這時胡庸先生坐在桌前，下意識的拿起鏡子來。論相看不算不漂亮，小白臉尖長，可惜咀角兩邊有個疤子，這是他常常埋怨母親在兒時患急症用葦艾來醃醃的蠻野醫治法弄到這樣的。不然，校中選舉「皇帝」時一定不會落選。既有錢又漂亮則什麼事都行，不愁沒有女人愛上。他在女人身上覺到失望時，慣拿起鏡子，顧影自解的有時以為完全是這兩個疤子作祟。在目前疤子是脫不掉的了，雖然看雜誌常載着外國有「改容術」的方法，但是他覺到中國什麼都不如外國人，現在還沒有這種手術，只有從一本書翻出一個頂好的名詞「缺陷之美」來替這兩點疤子解嘲，他覺得這兩點疤子終有一天

會變成兩個美麗的笑渦的。大學畢了業跑到美國鍍金時，首先要去掉他，回來是一個堂堂皇皇的大學教授，地位高尚……哼！這時……當他在外面受到不如意的事，或因追求一個女子感到失望時，回到房裡拿起鏡子，習慣地這樣安慰自己的。可是，胡庸先生，剛才喝了點酒，腦子感到點暈眩，只習慣地拿起鏡子又放下了。他自己臉色的蒼白，額上兩條青根的泛濫是沒感覺到的。到回來不知怎樣安置自己似的。東摸不成，西摸不成。終於從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這封信是最近父親從美國寄匯票回來的。看一下信，重復感到今天豪賭的懊悔，像一塊重石窒息着他的胸前。他的耳鼓嗡嗡的響着，像是父親的責備，使他雙手有點發抖了……

——亞庸！你別忘記我是怎樣在驚風駭浪的海洋裏掙扎，避免洋鬼子的檢查，匿在郵箱里險些送了命才渡得過……

胡庸先生搖起頭，看見月邊的微雲，在他模糊的眼裡似乎洶湧着，翻着滔天的駭浪……
——我年紀又老啦，近日又多病，你要知慚讓儉……在洋鬼子的皮靴下生活，賺一個錢是很不容易的……

他看到貼在信封上這幾枚「華盛頓」郵票，心裏跳動得更利害，彷彿覺到幾個洋鬼子都穿着堅硬的皮靴，向着他父親的屁股，一脚兩腳……的踢。這些幻想使得他渾身抖顫，好像一個癱瘓發作的人。

胡庸先生兩隻顫抖的手，漸漸的從臉額搔到頭上，感到溫膩膩的。他流淚了。於是，倒在床

筆落似驚聲的大堆說話故意潦草地吐出來了：

「兒發冷數月，近突轉黑水病，初甚危篤，幸得友人扶出城中就醫，今暑有起色，請勿垂念。但此間物價比前更昂幾倍，伏乞 大人火速……」【原信在火速二字之旁邊還小心地加上密碼】。

天知道，胡庸先生有沒有患過虐疾。他從香港買來的一瓶見連丸常常方便一些同學差不多用完了，自己還不會吃過一粒。除了因通宵打牌睡眠不足和過於飽食弄得胃病又吐瀉時，臉色發青外，因為營養充足，兩頰都是非常紅潤的。可是，這樣並不能說他沒有病的。胡庸先生曾經一個時候在醫院裡住過差不多一個月。出院後胡庸先生對人說是心病的緣故。然而有人却暗裡說他其實是給一個護士顛倒了才這樣。當這些閒言流入他的耳裡時臉頰少不免會緋紅的，心里想：這事和我搗蛋的人，大約少欠了他幾餐館子吧。不久，胡庸先生一定有一次設謔請客，闊綽異常：

……

我們還是少說些關於胡庸先生的逸事吧。他是一個很豪放的人；最肯交朋友，不好詭辯逢迎，對人落拓大方。所以沒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慷慨差不多是他的天性，只要看他行路的步伐便知道，他不是斤斤於小利，瑣瑣屑屑的人。看，我們這位可愛的朋友放開他愉快的步履，迅速的順手掩上房門，兩級併做一級的從樓上下來跑向街上。

戲劇音樂會已經散場了。靜寂的街上頓時熱鬧起來。胡庸先生在人叢裡擠着。然後轉入一條

僻靜的小巷在郵箱前站住。於是，他做一個立正的姿勢，身體站得筆直，小心地將袋裡這封航空信掏出來。這時月兒正高懸天空，郵箱上好像鍍了一層金箔，我們就趁着這樣美好的月色，注意一下胡庸先生彎曲着身子將這件重要的東西投入箱裡，復側面檢視一下這條小縫，會不會給人伸手進去偷竊才放心時臉上的表情吧，他的兩頰潮紅，咀角間浮着一絲滿意的微笑了。這當一個人感到對於明天的自信與絕對的把握時才會露出的微笑。

毛 凌 雲

甲種在被海子初的雲貴高原，南北縱列的印度支那山系中。有一條走入紅河的雲嶺支系，每天都有一列火車沿着山脈從東京灣走向高原的心臟，輸送貨物和一批批各種各樣的人。車路邊，距離橫濱大都市約百餘里，有一土城矗立於山之盤谷。其中良田千頃，除了秋收後青黃不接的十餘天，原野皆長年青綠。在往昔稱為盤荒瘠瘠地，土人都是在素淡的古夢中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進耕。七天有一場市集，四鄉的人齊集，才宰一隻豬，遇到節日才殺一條牛。物產豐饒，人民不愁衣食。可是戰爭改造一切，自從南方一個有名的大學搬來這裡後，教授學生雲集數千。除了大多數窮苦的，懷着一顆復興祖國的熱心，還有不少是南國富有的子弟，到這裡來自必依然過着優哉悠哉的生活。既有一部分人奢侈享樂，百物隨即上漲不已，窮苦的叫苦連天，有錢的還是安樂享受。新近一條通省會的公路完成，加以不少奸商操縱，米價更突漲，差不多和都市的價格一樣。還有外灘供給的人，還不感到什麼，那些光是靠一月份薪養活數口之家的教授職員，和靠資金度日的窮學生，不免感到生活壓迫的嚴重。於是各自想方設法去解決他本身問題。那些不善於接濟貴的人，或不屑這樣，只曉得埋頭書案安分攻讀的人，才感到真正嚴重的飢餓的困難。或許得不着資金，憑一些朋友間歇的幫忙，日中只有吃稀飯和大豆雜糧度日。他們明白民族的憂患，生活

的刻苦是應該的。毫無怨言依然勉強支持下去。

在地理書中，這個小小山城給這樣盛稱着：「北包陽宗海，南臨撫仙湖，氣候和煦，景物優美，爲滇境之樂土。」話雖這樣說，可是對於這批不慣高原氣候的平原人，自不免感到風沙的困乏，枯燥和寂寞，城中的男女，既需物質的滿足，更要戀愛的渴求，因此偶一相愛，女子很容易以身相許，頗有故事裡盛稱着原始愛戀的天真。或許是在大患難之下，男女因身世飄零，易於了解，都市的女子融和在如此樸素而美麗的樂土中，自然摺除一身浮俗的塵囂，去掉一點不必要的顧慮，變得簡單和易與。所以，城中的古老宅第中，也變得年青起來。寄居着許多不會經過合法手續同居的男女。其始十分秘密，過後這些例子多了，便成爲公開的秘密。學法律的人，給它一種稱號，叫做「偽組織」。城中便盛傳着這些偽組織與日俱增。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一切生物皆有結果，人事有相同處，街上有不少大腹便便的女人，早晚出現在市廛中，携筐挽籃，糴米，買肉，買炭柴醬油。……女人對於家務，當然十分關心，但男人更多遠慮。有妻子的人節制生育，偽組織的家庭也要謹慎，因此一間小小樂房中「文明人」用的玩意兒生意最好。

一天生活最熱鬧是黃昏。天氣晴朗，博士和準學士都從四郊散一回步便回來，到小食店買點糖菓，去茶館聊聊天，或買點應用的東西，回到家裏。閑談高漲的物價，伸個舌頭或做個鬼臉，討論着城中一天裡發生的新聞。東城樓上有示衆的賊頭，去看人頭也是一種優閒的生活。X學院

又承繼系主任，或X學院發生風潮，是是非非，都是人們閒談的資料。不論在茶館中，家庭內，一局麻將裏，或那蘇寧的跳舞會中，話題不外這些。然而圖書館點着漲到八十元一罐燃料的火油燈，高懸着發出可怕的光，非到考試期間，却並不顯得如何擁擠。

就是這樣一種黃昏後，準學士毛凌雲剛從城南一間X×百貨商店出來。有點畏怯的表情，似乎恐怕誰會發現他的秘密的樣子，向準學士路走去。

準學士路并不算本城一條挺繁盛的街，但也不僻靜。附近不少青年男女卜居其間，過着美麗的生活。毛凌雲不能免俗，無法按住自己野馬一樣的心，他的夢想也快要從終日的禁思中實現了。計日程他的愛人明晚會到渡口，已決定明天趕去接車。近日來他忙着準備一切。他的準備是在學校多弄兩塊床板，把臥處擠寬了，至于別的呢，因手頭拮据什麼東西要等愛人來了才有辦法。

……這次換了國幣二千塊現款來，替他縫了兩套西衣絨西裝，縫一張大綢紗棉被和一張大鋪褥，自己置點衣物，和買點家常用具，這些東西算起來不覺也要國幣千塊……毛凌雲把鑰匙開了門，看見房子的單調想起愛人來信所說的東西西心裏快活起來。

三層樓的房子是城中最新的建築。毛凌雲住的有兩層樓，住處在樓上，樓下是另外一家，每晚夜深眠時，他的耳朵貼緊枕面，樓下男女的歡樂聲，有時刺澀着他，誘起他荒唐的想像，使他感到十分難堪。

他的房子裡佈置簡陋，一個從學校弄出來的書架，靠學校的床板加上木匠工做成的書架。書

架中，有幾本裝飾性的社會學書。書架上還有幾本心理學，統計學，和字典。牆壁上明星玉照，全裸或半裸的女體……他學的是社會學，學以致用，他自承是一個最通情達理的「社會人」，待人接物另有一個令人歡喜的臉孔，凡事皆得把自己的目的或主見掩飾起來，做出十分和易願意幫忙你的樣子。如你對他有好處，或是和顯貴有關的人，他必得奉承你，稱兄道弟。假如你一切都比不上他，至少他自己這樣感到。看到你時，雙眼必生在額上。所以如此，漸由習慣養成，并非流亡後方這樣。他對人說，我不願做漢奸才不遠千里而來讀書。留在淪陷區里會有好處。他從小生長在禮拜堂附近，因此頗能佔一點教會好處，即油滑與做作的謙虛。他看慣了傳教師的爲人和工作，隣家的牧師很看重他，說他異常聰慧，教他傳道講經。并引誘他，只要信教，將來可送他到美國去學神道。因此他入了教，在教會中學會了如何召集開會，學會了如何對人很有禮貌的微笑或表示同情的苦起臉來。年前僥倖入了大學，慾望隨着飛昇。以他逢迎和善的態度，畢業后至少是一個助教，趁個好機會，出國幾年，回來是教授……他會如是很有自信的告訴他還在島上教書生活的愛人，女人是虛榮的動物，在他甜蜜的諛詞下，那有個不動心？只要忍耐幾年寒酸味，將來定有出頭的日子。并告訴那愛人生活實在孤苦難堪，難熬日子，希望她來。愛人起初不大願意。焦急了幾個月，用盡了方法，爲愛人活動了一個小學教員位置，促她趕快來，并說來了一切都有辦法，X學院的主任和他要好如把兄弟……女人心活動了，便決定來。愛人的家世很可憐，無父無母，寄養在一個教徒養母家，幸養父在美經商，還有點錢。中學畢業後，認識了毛

凌雲，現在把事情同義母商量妥了，義父給她金紙一百元，義母痛愛她，暗里又給她一點私蓄，收拾了細軟，搭驢越車來結婚。

毛凌雲覺得女人很可愛，尤愛她這份意外的財產。日來都爲這件事使他感到不可言說的歡躍。若早便告訴朋友，他的太太快來了。朋友聽得他脾氣的，必說：『毛太太來了，我們準備盛大歡迎！』他便笑着很客氣的說：『那里，那里，不敢當！』其實，他心里却很懷疑朋友的話是真是假，以爲話中有一根刺。

回到房里，毛凌雲便躺在床上閉目作幸福的遐想，覺得這寂寞的房子，後天就將很有生氣了。以後，一個美滿的生活，將在這幸福的房里展開。想到明天，後天，將來的一串串甜蜜的日子，他不能按捺自己的歡快，心里忐忑地跳起來。

樓下傳上來一串女人的笑聲。

『你個小婊子又叫了！』毛凌雲輕輕地下意識的罵了一句，便像有了自慰的說：『你叫，猴子一般叫，明天我就不怕你了！』因爲算日子，再過兩天愛人就到了。

夜色流入小樓中，漸漸濃重起來。他覺得時間走得太慢，起來把燈搖搖，火油快罄了，記起火油價錢的昂貴，想起袋里的錢，才記得明天的盤費還沒有拿過來，心里感到有點焦急，便鎖上門往外走。

沒有月亮，但二月的繁星點點，十分明亮。夜空沉靜。星星在頭上好像愛人的眸子，伶俐而

純馴的，毛凌雲望着，心里感到輕快。帶着一種輕鬆得意情趣跑向主任寢室去，首先便抱起主任的孩子，放在膝上，很親熱了一會，和主任太太說點女人喜歡聽的瑣瑣屑屑閒話。然後轉向主任先說些新奇的見聞。有的時候他可以很從容的說些話，使主任很喜歡聽，沒有話說，他還有很多方法使主任一樣動聽。他心里的不快，或日當挾着一點怨障，也可在這時發洩一點，以求報復。或把一個不愜意的同學提出來，當作一個話柄。可以說這人的閒話或捏造一點引人發噱的秘密或是非。這人怎樣舉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啦，這人在班中又怎樣不能取得一般的同情啦，對主任面前攻擊別人的話也不能太多，多了沒效力，所以他考慮過藏住心裏這點不快，還是決定不說好。然而又說什麼好呢？記起今天院裡出了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壁報，他才有話題：

「主任！您可見今天院裡張貼的壁報！」

「什麼壁報？」毛凌雲先忖度主任會這樣問，可是，這次他却不對了。主任并不作聲，點了點頭，表示看見。」

「就是社會科學研究，我覺得很激烈！」

他說的「激烈」意思是說危險思想。因為壁報有一篇文章似乎是在暗諷他的，裡面說有人事以前進做招牌，快進行戀愛，暗裡却又看張恨水張資平三角戀愛小說。毛凌雲疑心是罵他，心裡很忿恨，隨時想發洩發洩，現在恰好是個機會。

「您覺得激烈呢？」主任問。

「這……」主任問得出他意料之外，他有點難爲情的樣子。但隨即便變得從容起來，「還很難一句話說出來。不過，目前有關論激烈的思想發現，很不利於抗戰前途。而且，給當局知道了，必定會……」

壁報是主任這一系學生弄出來的。這句話果然煽動了主任這穩健的心。於是問：

「唔！那怎樣辦好呢？」

稿子沒有先送給主任這邊審查才發表嗎？毛凌雲故意不直接回答主任的問題，他的意見在暗示裡表現得更有力。

「這一次我因爲沒有空，而且當初未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主任顯得有點失策的慌張，毛凌雲在說話裡聽得出來。於是趁勢說一句安慰主任的話：

「現在還不怕！」他意思就是快點撫平還不致弄出亂子來。「最怕是有大把這個報寄上X X，問題一定嚴重。最近聽朋友說，我們學校正鬧思想問題，……」

一番話很有力地打進主任的心坎，主任笑了笑，覺得毛同學很有見地。毛凌雲在主任這一笑下，覺得十分滿意，畢業後做助教的希望，已有了把握。過了一會，他便轉到正當的目的上。主任！明天有點事，我要到渡口去，差點旅費，想……」主任明白一切，因爲這件事前天已對他說過了。

「是去渡口娶你的女朋友吧？」主任說了笑話，他明白這個青年的需要。

「我通知葉先生，你到他這邊就可以拿。」主任說「你帶圖章？」

毛凌雲笑着點了點頭，逗逗小孩子，小孩子纏着他，要他說故事。他胡亂的拉扯了一個故事，便走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陰。春雷震耳地響了幾聲。時有一陣微雨。毛凌雲感到十分掃興。冒着雨，騎馬向渡口出發時幸好雨不大，途中便放晴起來。到場時天氣已變得十分晴朗。把小提箱放在一間狹隘而濕的小棧內，便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到車站去。

鐵路遊兩列修長的楊樹，嫩綠的枝條迎風搖擺，跳着二月的狂放舞。雲雀唱着婉轉而愉快的歌。日影已西斜，樹影倒臥在東面青綠的豆田重，顯得慵倦地瘦長。坐在樹蔭下，凝視着一隻在枝頭振翅的畫眉鳥，心里感到焦灼。

四時，四時半，五時，日頭快要沒落了。潮水色的天空浮着的晚雲金黃，淡紫，絳紅時時變幻着。輻首望着天空，焦急的等候着心里的希望也在變幻着。事情好像故意難爲他，火車早該到，還望不見影子。同着在站候車的人，有些是校裡的職員，同學，和他是認識的，便互相搭訕起來。有人很敏感的懷疑火車出了事，便去問站員，站員說：因爲有警報，火車誤點。

毛凌雲按捺着自己過於焦急的心，等候着，這時，天空中絢爛的浮雲已爲暮色染黑了。心裡盤算着的國幣二千元，兩套西服，愛人的衣飾，……似乎和暮色一樣的暗淡。心裏愈焦灼愈容易想到幸災樂禍這方面。天黑了，候車的人都等得不耐煩起來。再去問站員，站員說：剛打電話去問

，原來不通，想是炸毀了電桿，修理好了，一會兒會有消息……

大家心裡開始因為憂慮而不安起來。毛凌雲心裡的希望，差不多好像夜一般的黑了。一會兒，果然來了不好的消息。站員公佈：敵機在××處炸了兩卡車……

「死傷多少人？」

「死傷未詳。」

「明天有車開往失事地點嗎？」

「說不定！」

候車的人皆十分憂感。互相問詢着接什麼人？有多少？何日在××動程。無人不希望自己的人趕不到這輛車，就是趕及，也希望被炸的兩車決沒有自己……

毛凌雲感到十分失望，但心裡怔忡，摸摸袋裡的錢，只够去××處看看，却不够錢回來。便轉到黑森森的夜店裡倒到床上去。跳蚤偏又欺負他，咬得他在床上跳起來。夜深了，沒法睡，思潮起伏着，整夜焦思不甯，輾轉反側，如跌下一個黑地獄裡，受着種種幻想的折磨……

好不容易等到天明，方覺得憂氣的回城。

幾天後，消息大白。學校佈告處公佈×日××處被炸火車大學親友的死傷人名統計表。其中有一行寫着：

「藥玉貞（女）尋×學院毛凌雲」

13110

給發凌雲看見了，傷心痛楚，行爲有點變態。這一天，因爲酗酒，在飯館里把酒杯亂擲，幾
乎出了大禍。四處還問人借手槍說要自殺，末了當然并不自殺。

幾個月後，他卻得了一千來塊錢，意欲揮霍，因爲死者那些行李已清出，被毛凌
雲托人領來，那兩套洋服很合身。

湖上暮暮，淪淪，得個雨天的初夏。湖心的雲影絢爛，時有低飛的鷗鷹掠過，田野的斑鳩咕咕地
啼着，赤腳在沙汀上，會感到沙礫有熱力。在湖濱出現的幾隻鷹影中，有人認識一隻是最近才歸
十分親密的姿態出現的，男的穿新淺灰洋服，帶點大名的毛凌雲。女的眉梢上，有個與妻子同是
一個權貴的女公子。同學都知道她的父親是西南政府時代的要人吳知四，毛凌雲自己却裝作不知
道。

江蘇
主編

山城文藝叢書

第一輯之四

午夜草

著者

江

蘇

出版者

山城

文藝社

印刷者

文匯

印刷廠

總經售

大地圖書公司

桂林中北路一一九號之二十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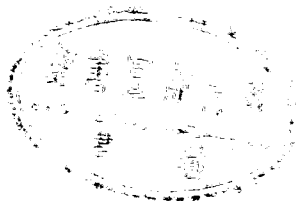
不准翻印

1—2000

中華民國卅二年一月初版

廣東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第貳貳貳號

(2)



879

123

33.00

7.00

95.50